

一、少年的愁滋味

早兩年，讀到蕭颯的「我兒漢生」短篇小說（入選爲聯合報六十八年度小說獎及李昂所編「六十七年度短篇小說選」）時，只覺不過是年輕人忿世疾俗地掙扎於現社會的故事罷了！

蕭颯選擇了「母親」——知識份子的職業婦女的

台北人的新形象

論蕭颯的

「我兒漢生」



不合理社會的使命，並不留情地對父母有所抨擊。另一方面，漢生在學校裏，却是個「有熱誠、有愛心、有幹勁的好青年。」（頁七六），那種飛揚佻脫，意氣橫厲，宛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

畢業後的漢生，抱着滿懷理想和山般屹立的志氣，開始他「唐詰訶德」的征途。從一行幹過一行，一件工作換過一件工作，一次抱怨接過一次抱怨，這世

單一觀點，用事實素樸的文字，以話家常的筆調，娓娓地敘述一個十分逼真的「感受」，從漢生的「小時候好白，好胖，好乖的一個小孩子」（頁六一），進入到少年期便開始頂嘴、反抗父親，高中時交筆友、玩鎖、竊書，用獵刀砍傷同學，「爲了正義」公然指斥師長是貪污敗類，而遭到警告開除，考上大學，裝了一肚子半生不熟的淑世論調，立志要肩擔起改革這

界就找不到如他意的事，全人類都像是故意和他做對，致令他無事順遂，到頭來也只有接受一切都是徒然的命運，回到家來獨自黯然地「唏噓和哽咽」。（頁八七）。

這樣的故事不正應着「卡繆（Albert Camus）改寫的「薛西佛斯神話」讓石頭上山的寓言嗎？卡繆說：「任何一種刑罰都不及徒勞無益和毫無希望的工

作更爲可怕。」誰不曾年輕過？

誰不曾招展着「理想之夢」在現實裏碰得頭破血流？誰不曾爲了無奈的積怨而自感愚昧與悲泣；漢生的遭遇能博得年長者的矚目，能博得青年朋友的關切，那感同身受的痛苦經驗也是其來有自的。

由於這是個很貼切的社會題材，時間的背景涵蓋了將近三十年，蕭颯本人又具備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心思和敏銳慎密的觀察力，很可以將它發展成極具份量的作品。然而，蕭颯却迴避了正面討論問題的立場，因着同情心的陷入於小說人物，竟也捨棄了作者對這經濟社會的批判和針砭。朋友們每論及此，總爲她惋惜。蕭颯把捉到這麼深遠的主題意識，却沒能充分發揮，只是稍稍激揚起浪漫和現實、理想和挫敗之間的衝突微波，進而達到反諷的效果而已吧！

現在，當蕭颯將兩年來陸續發表在聯副和華副的九篇小說結集出版，我們才自覺到必須換個角度來讀她的小說。否則我們將不易得到較正確的評價。

二、市場經濟社會的新秩序

回顧臺灣三十年來寫實文學的發展我們會看出—

個頗爲得意的傳承脈流。

當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已漸凋零老去，張系國「棋王」裏的一羣急急趕着金鷄下蛋的人物匆匆走過文學舞台，蕭颯的「我兒漢生」緊隨着粉墨登場。

如果白先勇寫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臺北人，張系國寫的當是七十年代初期臺灣經濟剛起飛的臺北人，則蕭颯所寫的該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社會結構和經濟型態產生新變貌的臺北人了。

白先勇的「臺北人」，個個都背負着鬼魂般的夢魘，像是擠在爛泥堆裏的魚羣，吐沫相濡，呼氣相濕。那些「最後貴族」、「五陵少年」和「王謝堂前燕」的感情，永遠地停留在往日絢爛光耀的記憶裏。他們對眼前的景物不是視若無睹，便是嗤之以鼻。至於未來如何，抑或將會發生什麼事，都一致地避免提及，置之不顧。

張系國的臺北人可換了一番景象了。陰柔纖細的感情，憶舊思故的悠懷，富麗考究的生活，竭力克守的儀節，體面驕傲的優越感，全被一掃而光。代之而興的，是一個熱鬧繁華，生氣盎然的場面，在這片充滿生機的世界裏，年輕人毫不吝惜地將其昂奮飛躍的

生命傾注在逐利謀生的激烈競爭中。他們汲汲地引頸翹望着無數個明日，分秒必爭地運用現在的時刻。而實際呢？却儘是金玉其外，表面上的富饒和亢奮擾攘，就是掩翳不住精神上所呈顯的徬徨與失落，也彌補不了心靈上的真空和枯寂。

輪到蕭颯，臺北人有了更豐裕的生活條件，經濟掛帥的意識型態被推上另一個高峯。金錢幾乎穩穩掌握了人類的本能慾望，由此所培育的觀念，就決定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舊社會裏的一些搖搖欲墜的道德倫常，以及苟延殘喘的人性尊嚴，就盡數淪喪在一致牟利的集體性格和心態下了，人類原本擁有的較高貴品質，在這種孜孜矻矻川流不息的生活表象裡，慢慢地墜落、腐蝕，幾至於失去了效能和信心。

我們且看看蕭颯給了我們怎麼個形象？

「憤怒的草莓」裏，黃振輝一家五口，趕時髦地跑到苗栗虎山溫泉，委屈受氣地渡了個不愉快的新年假期。在同程中，黃太太猶「喜孜孜的算計着十斤草莓在臺北是什麼價錢？回去後要送給什麼人？」（頁一五）黃振輝也自願打點他的算盤，「回去後很該選上一大盒，晚上給黃協理送去，還要感謝他指引這一

趟好去處。」（頁一六）虛情矯飾，正勾勒出浮世翰的羣象。

「夜鶯之聲」裏，「薛承銘是一所大機構裏的小職員，賺錢不多，但都是穩穩實實的長期飯票。有時候他也抱怨，做大機器裏的小螺絲釘，愈磨愈沒了闢志，可是抱怨歸抱怨，握牢了的飯碗就算再粗簡也是最不容易摔掉的。」（頁一八）他那位胖太太葉茵，爲了取悅討好丈夫「小知識份子」的心態，乃大量服用減肥藥，導致了「白血球過多」而死亡。「嚥氣的時候她原來豐圓的臉像脫了水一樣乾癟枯皺，一雙大眼因爲瘦而凸睜着，怔怔望着丈夫，她似乎有話要說，也許她想要丈夫再記起她甜美的聲音，可是最後她還是什麼也沒說。」（頁二七）人與人的感情，親蜜如夫妻者都顯得如此疏離陌生，如此無言以對，此毋寧是現代人情淡薄的病癥之一吧！

在「婚事」裏，從小唐，新郎信邵永廉，新娘子羅惠楨，以至於男女方的父母，無一不是儘在金錢上打轉，拚命算計這場婚禮的利益，總惟恐自己受欺而成為被害人。蕭颯到最後還不忘來個反諷，「這回，他（小唐）十足對賺了一筆。」（頁一一）更突出

了這些人在這場壯嚴不可見戲的人生大典上的嘲弄和哀嘆！

「吳太太香港五日」，那位類似「劉姥姥」的吳太太，「只要想起她馬上便可以乘飛機到嚮往已久的購物天堂——香港，她便再也不怕辛苦，反而感到無比的興奮。」（頁一五三），畢竟香港和「大觀園」是迥然不同的兩個天地，她人到香港才過一夜，便顯然懊悔起來，「見情景淒涼，再想到自己竟然好好的家不待，到了這副流落異鄉的地步，不禁悲從中來。」（頁一六〇）在香港辛酸委屈地耽遊了五天，憋了一肚子的窩囊氣，等回到家來，左右鄰居紛紛擠進她家，七嘴八舌地評頭論足，結果是「氣得吳太太早氣如游絲的癱瘓在沙發椅中。」（頁一八一）。

三、做總比不做好吧？

張系國在「昨日之怒」裏，由吳寒山說過一句話：「在美國這個國家，唯有成功的人受人尊敬，所謂成功的人就是能自己賺錢的人。」今天，這句話已不再僅只限用在美國那種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先進國度了。在臺灣，尤其是在臺北，早將這個價值觀念完完

整整地移植過來。此在蕭颯的小說裏見得尤其真切。薛承銘追不到手的汪小姐嫁的是「百貨公司的小開，有錢的很，」身份的懸殊，使他在喜宴上自慚形穢，只感到「這頓喜酒喝得像給人抹了一鼻子灰。看打扮得花團錦簇的新娘子直抿着嘴朝他笑，好像在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頁二二）——夜鶯之聲。

梁世淳辦「實驗電影展」的動機，不過是想「轟轟烈烈，驚世駭俗的幹一場，把雜誌的知名度提高，發行得出去，銷售量自然增加，廣告客戶也就源源而來。」（頁三二）——實驗電影展。

還有那位「在牆上貼着史懷哲大海報照片」，一付「正義凜然，力圖發展他奉獻社會，為民服務宏願的漢生，經過社會大熔爐的烘培試煉後，也只好承認：「我們需要賺錢；賺了錢，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頁八〇）——我兒漢生。

金錢既經成為人倫關係的樞紐，必然要造成人慾橫流和私心的無限度擴張。人與人之間爲了自保，爲了佔有，你就必須恒常地走在別人前頭，或躲在別人身上登高爬昇。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將全付心力放在

「創業」的工作上。而所謂的「事業」其實就是不斷累積的財富與地位，權勢的總合名稱吧！

「實驗電影展」裏，陳若素躺在牀上嘆着氣追問梁世淳到底要不要結婚時，梁世淳的回答是：「等雜誌有起色，我有了自己的事業，有被認可的地位，我們當然要結婚。」他的理由是：「你立不起來誰看得起你？」（頁三四）要立就得設法搞錢。立業在先，成家後，折衷之道就是同居。

「人道」裏，費哲銘在為歸國探親的老同學楊振夫婦接風時，面對着人家留美學人「眼中的自負和對那充滿希望的未來的憧憬」相形之下，自己倒像真成了「注定了這芸芸衆生的平凡庸碌之輩，就像他們所瞧不起的大多數人一樣。」（頁一四五）儘管如此，費哲銘依然是急切地計劃着展望着美好的未來：「無論什麼樣的事業，就是開出版社，搞貿易……只要頭腦有創意，當一回事的經營，都比在人家手下幹有前途。」（頁一四六）他夫婦倆之立意把成形的胎兒拿掉不也是在進修，創業的美麗藉口下而決定的麼？無論現在是怎麼的艱難困苦潦倒，但是，人只需要認真，努力好好做自己的事，然後懷抱着璀璨奪目

的明日夢境，不停地謳歌未來的歡欣與榮耀，則今天所付出去的一切辛勞、屈辱、血汗、苦楚，都會得到應得的報償。誠如聖經詩篇所禮讚的：「那帶神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不捆回來。」人們都一廂情願地對於不可知的未來的生命，塗上一層絢艷却又模糊不清的彩圖，都成了「為未來而生活的族類」了！

「實驗電影展」裏，那位拿電影藝術當商業營利勾當的梁世淳，「一天十六小時的工作、勞力、心力、財力流水一樣的投進去，所求的却仍是項未知的結果，連有什麼確切的好處他也不知道，而且聽來甚至有些瘋狂，……當太陽照耀着的白天裏，世淳却又什麼都不想，什麼事都只管做，一棒忙過一棒，他不相信自己努力去做的，去爭的全都是錯誤。」（頁四一）。

佛洛姆（E. Fromm）在「自我的追尋」（志文版）中，形容現代人說：「他雖然拚命地工作力求上進，但是對自己一切活動的徒勞無功却茫然無知，雖然他對處事能力增進了，但對個人生活，對社會却覺得力窮心拙。」人類意識既為金錢所主宰，生活既經全面地商品化，人存在的意義失去了掌握，鎮日營營，為的只是在鞭策自己加速生活的步調，以趕上推陳

出新的多樣性時代，掙扎着要在這喧囂擠迫的社會裏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生命既缺少一個明確高尚的信念做為奮鬥上進的指導，必然在激烈殘酷的「自由競爭」中「忘了我是誰」，而自我的迷失也造成了心靈失却依恃憑藉的苦悶，在精神上形成了焦灼與不安。

我們可以瞭解到，何以漢生的母親所真正擔心的，「倒是漢生到底心底有沒有一點計劃？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將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將要做一番什麼樣的事業？裕德和我當初雖然並不是十分具體的知道這些，可是我們從不輕易懈怠，因為我們知道稍一鬆弛，你所有的夢想都必定成為灰塵。」（頁七九）那漢生呢？當他碰了壁，遭到挫折，回到家委屈屈哭一場，咀咒幾句之後，第二天早上又走了，「我們都不知道他又去忙些什麼？」（頁八八）。

不忙行嗎？人一旦在競逐名利的世界裏縮了腳撤退下來，繃緊的神經突然鬆懈了，將用什麼來抵補那段精神上的空白？將拿什麼來維繫存在的意念？那位忙得「眼眶都窪下去了一圈」的梁世淳當「實驗電影展」落了幕，陳若素即調侃的對他說：「你可以再搞個花樣忙啊！」（頁五九）不管好與壞，（得視賺錢

的多寡決定），「做總比不做好吧！」

四、那幅「無題的畫」

在「無題的畫」裏，蕭颯特意鋪排的情節，正顯示了對人性淪喪的沉重哀痛與悲觀。她別具用心地塑造了兩位概念性的對比角色：一個年輕、精靈、自信，以充沛躍動的青春不計一切地追求難於預知的未來；一個則是老邁，懷着美麗的舊夢，還妄圖堅持點人性高貴品質的老派人物。透過這兩個對比人物合分的際遇，作者加倍放大了「適者生存」的競爭之殘酷面，並強烈地暗示：在現在社會裏掙扎出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割捨了人性的尊貴面。

以下，請試就「無題的畫」所包涵的實質與延伸之義加以闡釋。

女主角葉崇，「她生得瘦小清秀，却有着一對晶亮慧點的大眼睛，再加上充沛的精力，她就像頭幼獅，無時無刻不準備着攻擊對手。……她是個自信而想法開放的女孩，好奇，追求新鮮，標榜不穿胸衣，經常把性問題掛在嘴邊，天下就沒有她需要避諱的事。幾次朋友沒有錢請模特兒畫裸女，她自告奮勇扒了衣

服權充，竟然也有極佳的表現。」（頁一八七）似此近乎野性的新潮人物，敢任性地将舊道德、舊倫理踹在脚下，自有她信奉的一套人生哲學。且聽她說的：

「做人嘛！就是要事事勝算一籌才會出人頭地。我就不反對爲人要厲害，不爭不進取，你就窩囊一輩子好了。」（頁一八八）這就是：「優勝劣敗」的進化論調，就是強者的信條。做爲女人，要在名利場場爭逐，「性」可能是便利有效的武器之一，只要將「性」稍事裝飾，披上「愛情」的美麗彩衫，用來對付自大無知的男人，總是易於收效的。葉崇一方面「自比是天下第一痴情女子，她愛得深，愛得切，愛得真，這是誰也比不上的。」（頁一八八）還從來不允許別人否認她的愛。一方面她又是個「不婚主義」者，她認爲「明天將會是另一個嶄新的時刻」（頁一八八），她也可以隨時宣布「過去的早過去了。」（頁一九二）果斷堅決地揮劍斬情絲，不容自己膠黏在她吐造的情網裏。似此以「性」爲爬昇逐利爭名的工具的「愛情觀」，恰正生動刻劃出強者的冷酷性格，及其極具侵略性的生存意識，這麼看去，葉崇對男人的「始亂終棄」，其逾越法律人情規範的種種背德行徑，

甚至狠心丟下三個月大的親骨肉，和沈剛雙雙「飛向藝術家衷心嚮往的花都」（頁一九七），也實不足爲怪了。

蕭颯在「無題的畫」裏，並未在文字上對葉崇加以譴責。她只是以旁知的觀點很冷靜地跟在小說人物身旁絞說。其實譴責也於事無補。今天這社會，競爭性的價值評估標準，係以金錢爲依據的。人的高度商品化左右了時潮趨勢，所謂「笑貧不笑娼」，財富就是權勢，就是地位，就是成就。所以，我們不能拿公式化的道德眼光來論斷葉崇。綜觀蕭颯的小說人物造型，愈是迫近於真實，他們的道德理念就愈薄弱；他們背德忘義，趨炎附勢的行爲就愈要令人疵議。

一般說來，碰上類似葉崇這種敢於全盤否定傳統，敢於向倫常禮教挑戰的叛逆性角色，我們往往不敢迫視。可是，身處在這富而無教的工商社會，果眞們心自問，這號「強要出頭」不惜「離經叛道」的人物（男女），我們還真難否認其存在於現實中。他（她）們力爭上游，爭名逐利的姿態、方式、路線、當然和葉崇不盡相同，可是任何贏得這場持久性的「公平競爭」的優勝者，其體內必激流着葉崇那般不羈的、

超越的、放任的血液，却是堪可認定的。葉崇不能算是成功者的典型，她只是現實生活裏的一個概念，一個強者的概念。

小說在一起頭；便寫道：「報紙的藝文版刊登了她由巴黎回來的消息。……近期將在藍山藝廊舉行聯合畫展。……說她已經從傳統的束縛中得到解脫……」（頁一八三），果不其然，葉崇衣錦榮歸，載譽歸國，誰又去計較過往的舊事呢？

回頭來看看男主角賴恒修。他曾享譽於臺灣光復初期的畫壇，先後在上海、日本習畫，並遊歷歐洲，在多次國際性畫展中獲獎，是位很被敬重的藝術大師，蕭颯在介紹他出場的那段文字，純熟而妥切，挺見功力：

「他方正飽滿的臉龐，因為上了年紀，肌肉已經有了鬆垮的跡象，但是歲月却改變不了他挺直鼻樑的英氣，和眼中閃爍的智慧，尤其當他牽起薄唇淺笑，就像天下再沒有他不能理解的事，他仍戴着一頂冬日裏他常戴的法國式軟帽，腦後頭髮是漂亮的灰黑顏色，穿着暗藍的厚毛呢短大衣，領口露出裏面棕青色的羊毛衣和棗紅領帶，一副深沉的貴族式便裝打扮，算

是和他已有的身份搭配恰當。他看來比夏天我們在某些畫展會場遠遠見着的他更覺龐然壯碩，講話聲音也是沉着洪亮的，尤其五〇多歲的人了，居然仍然是一派意氣風發，滿懷着熱情呢。他吸煙很多，聽說酒量很大，順着話題，他可以獨自訴說了半點鐘仍不休止，竟然聽者也不覺得枯燥。」（頁一八四）

這段描寫，生動地浮現出一位老派藝術家的影像；貴族式的氣勢，豪放不羈的個體，熱情洋溢的胸襟，壯碩魁梧的體型，却就是無以掩藏其不利於「公平競爭」的脆弱性格。他的生存意識僅侷限在藝術的天地裏。所以「當話題離開藝術而轉向現實環境……你會開始發現他侷促不安，難以適應的種種問題。」（頁一八五）他跟七十年代的臺北已脫了節；他是屬於老一代的臺北人，和白先勇筆下的那輩「王謝子弟」一般地活在過去悠長美好的記憶裏。他說：

「當年何等的肯下工夫啊！成天裏有二十小時都用在畫上啦！現在這些人，嘖！嘖！算什麼呢？只懂得爲自己吹捧……唉！那時候在日本，我們經常窮得三餐不繼，有白飯配鹹菜、梅子就已經很豐富了。不過，現在回憶起來，又覺得那時候我們並不窮，因爲

我們每天都在畫。年輕，對任何事都好奇，有衝勁。啊！現在老了，不一樣了，喝酒吃飯，飽了腸胃，人就連感覺都困頓了。」（頁一九一）

如此地迷戀於舊秩序，賴恒修體內尚遺留着人性的真純，他的感情裏還存有一片愛的保留地，他的思想裏仍堅持着某種人類日漸萎縮的情操，他還有「理想」，還能去「愛」，還會認真地要求「正義」。只是，理想、正義和愛的定義早已隨着市場價格的急遽起落而有了新的、不同的解釋；對這點他是不會自覺的。同時，他意識上僅存的一些人類較高貴的品質的基因，在這邊遽然的，自顧不暇的無情世界裏，適足以構成無可救贖的「罪惡」，致而成為被淘汰出局的致命傷。

於是，當葉崇，那個他主觀上認為「是很少見過的真正有才氣的女孩子」（一九四頁）一闖進其孤芳自賞，不解世情的心靈領域時，他很快地失去了護守的防線，任由葉崇的擺佈與哄騙，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制定的一套嚴格競賽規則下，他不自知地犯了規，還犯的不輕呢！他遭到了必然的懲罰：遠星畫會審查委員的資格被除名；兒女一致譴責他的「罪行」而遠離

了他；落得個身敗名裂，生活難以爲繼的破敗田地。那份落魄的形象，「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森林中屬於自然的大灰熊的受困窘迫。」（頁一九六）

等到葉崇離他飛去，「賴恒修沉重而蹣跚着步履，緩緩由人羣中走出機場大廳，冷寒的晚風吹着老人頭上皺癢的軟帽，他的銀髮發怒的拍打不歇；而賴恒修只是靜靜站着，看着送往迎來的悲歡離合，臉上是那麼冷淡而不帶任何表情，誰又知道他心底所真正想着的是什麼呢？」（頁一九八）

這段文字，如果拿來和賴恒修出場時的那種意氣風發，昂揚自得的描寫一比較，益發凸顯了「公平競賽」的失敗者的孤絕乏力，畸零落魄，與頹喪潦倒。

賴恒修舒放的心靈關閉了，頹臨的老境使人對他的淒涼落寞益添扼腕的哀思。「我們果然遠遠望見了一老一少，都穿着漢唐顏色的老厚衣裳，蹣跚走在落日的田埂間，恍若一幅畫不盡的悲涼。」（頁二〇〇）

此一人情困境的悲觀色調甚且還延續到了下一代。賴恒修和葉崇，各具一極端的強弱概念化身，當他們碰觸而瞬現的閃息光熱亦即他們交會下所產生的結

晶，竟然是「胖圓圓的臉，面色却是一種令人不悅的青黃，尤其眼神呆滯，總是泛視着同一個方向，彷彿對這個世界迷惑得厲害呢？」（頁二〇〇）結局裏塑造這樣一個抽象角色，蕭颯似乎是有意識調新舊調和的必廢與徒然；又或者蕭颯個人對於長此以往的人性前途已失去了信心？否則，這白痴兒會是象徵什麼？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倒不如像這對「父子倆相携着飛奔起來，飛向那老遠老遠，渺小得只看得見一排列黑箱體移動的火車。」（頁二〇〇）當然，賴恒修可以帶着小兒子一起放逐到一個外人所難以理解的世界：可是，對於現實社會裏的大多數人，既無力對抗高速運行轉動的資本機器；既逃不出一棟棟聳立的樓厦的巨大陰影，是否只能忿怒、屈辱、無奈，然後慘然地衰老以終呢？

五、要向歷史繳的成績

蕭颯的小說，不止賴恒修一個是「老臺北人」，「廉楨媽媽」裏的廉楨女士，也是擁有一份「被狂熱愛戀的回憶」（頁一三一）的舊派人物。她的習於故情，還冀圖追索記憶裏所懷藏的「一項精品」（頁一

三三）甚且天真地以個人尊嚴去和日漸昇高力量的新價值碰撞，終至於在枯乾的泥沼裏步入死亡。末尾，蕭颯也塑造了另一位抽象人物，「棕髮、褐色眼睛，白皙皮膚」的嬰兒。相對於「無題畫」裏的白痴兒，這個象徵某種合成文化體的誕生，正寓寫了未來時潮的指向。果真如此，蕭颯在一正一反的諷喻中，更明白顯示了她對人性前途的深重悲觀。

「廉楨媽媽」原來很可以經由女性作家對生命獨立認知的角度，以微視的方法，精確地陳剖臺灣經濟社會變貌下的沉痛經驗。然而，當作者選擇了媳婦——洋人的敘事觀點，因着單一的觀察（特別又是個洋人）而削弱了批判與檢省的力量。而且人物性格的塑造又缺乏明確獨立的烘襯，難以突出作者意欲暗示的人情概念。相近的主題和意念，使用了不同的型式和技巧，我以為「無題的畫」更能表現「雙元性文化」的價值衝突，也更易感染其散發的悲憫情懷。即以「我兒漢生」收錄的九篇小說論，我毋寧是更偏愛「無題的畫」的。

在附錄「少年漢生的煩惱」，張系國說：「蕭颯最擅長描述大都市男女錯綜複雜的感情」（頁二〇九）

，綜觀蕭颯已發表的小說，其創作世界取材的母源顯然是根植於中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的苦悶、無力、悲嘆，固然可以是作家取之不盡的寫作根源，而且因其能觸及到此一階級心態上的敏感性，這類作品總是更易獲得中產階級（控制文化市場的一羣）的讚賞和共鳴。可是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實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囿與危機，若從作品的長久生命計較，任何嚴肅的文學工作者實不應以局限在框架內的成就爲足。蕭颯在近期的作品裏（尤其是「無題的畫」）已展現她洞悉周遭環境變動的慧眼，在感受中勇於思辨；在生命的重現中勇於提出質問和不平。有着如許心靈和勇氣的小說家，我認爲蕭颯應該讓她的觸鬚伸展到社會階層的各角落；讓她的同情與關心擴及到廣大的社會羣衆。忘了誰說過的：「二十歲寫詩，三十歲以後才能寫好小說。」這句話有某些真理的成份，但並非絕對的。蕭颯實在年輕得可以，只希望她不致於在獲致了名利的歡呼中失去了創作的自由，在腐化和麻痺中遭到窒息，或被誘入死巷裏去。

整體而論，做爲時代的永恒見證，蕭颯的小說還必須在文字的強度和張力上多加琢磨，織芥綿密的人性問題，繁複、深廣的社會層面，變動不居的理念世界，唯有透過堅實有力的文字才能經營出小說的壯麗氣象和偉大魂魄，反諷的效果固能達到某種盪漾餘波的品味效果，或者也能使故事更接近於人生的真實景況以討好讀者，畢竟難逃於「歷史之火」焚燒的悲運。

蕭颯已有長篇在「華副」連載，這是個可喜的事。短篇小說到底有它負載的極限。不易於將細碎零散的理念和經驗統合爲一個完整的架構。蕭颯既孕育了小說家剖析生命的靈視，其捨短就長，更上一層樓，搭建更爲寬濶深遠的場景，以更具體成熟的哲學感受和領悟，統攝此一時代的豐富經驗，應是每一位有心的文學工作者必需嚐試的創造方向。

且等着，看努力中的蕭颯，在文學的歷史裏，將爲我們這一代繳出何等的成績單吧！